

# 八大胡同

高陽著





ISBN 957-39-0124-2



00160



9 789573 901242

© 1990 THE VISTA PUBLISHING CO.

高陽著

# 八大胡同

# 八大胡同

高陽作品集 B18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作 者   | 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陽         |
| 發 行 人 | 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登 恩       |
| 出 版 者 |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      | 台 北 郵 局 7 - 5 0 1 號 信 箱     |           |
| 郵 撥   | 0 7 6 5 2 5 5 - 8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電 話   | (02)22553522                | 27540696  |
| 傳 真   | (02)22553588                | 27540691  |
| 香 港   | 田 園 書 屋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總 經 銷 | 九 龍 西 洋 菜 街 5 6 號 二 樓       |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紅 藍 彩 藝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|           |
|       | 台 北 市 西 園 路 二 段 2 8 1 巷 3 號 |           |
| 定 價   | 新 台 幣 1 6 0 元               | 港 幣 6 6 元 |
| 初 版   | 1 9 8 7 年 2 月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八 版   | 1 9 9 8 年 2 月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0105 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124-2

法律顧問：世紀聯合法律事務所 尤英夫律師

## 「高陽作品集」自序

高陽

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，二十餘年心血所積，得書若干；計字又若干？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，約略而計，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；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，年得百萬，保守估計，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。所謂「著作等身」，自覺無忝。

上下五千年，史實浩如煙海，所以我的小說題材，永遠發掘不盡；更堪自慰的是，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，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。有些讀者獎飾之殷，期勉之切，在我只有用「慚感交併」四個字來形容心境。

行年六十有五，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；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、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，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，可說並未老化；與筆續盟、廿載可期。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，一方面從事創作；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。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。

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，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，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；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，特綴數語，敬告讀者。

是為序。

• 序 自 •

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

• 1 •

北洋軍閥者亦猶明末之所謂  
債帥也偶集杜詩寄慨得之

後句



丁卯閏月既望高陽



時來不得誇身強

史無勞數趙張甲第  
終之狀河東肉恒飢稚

子色懷漁



割慈思愛送租庸天

下軍儲不自供  
直北關山金鼓振  
飛揚跋

虜乃誰雄



聞道長安似奕棋  
蕭



...

係異代不同時  
相學干戈銳嘆息人

何萬事非



## 八大胡同

主客四人在「便宜坊」吃完了一隻烤鴨子，酒醉飯飽，餘興盎然，心裏都在轉着同樣的念頭，但沒有人開口。

三個客人都是「災官」薪水欠了四個月。只有做主人的吳少霖，雖跟客人一樣是個科員，但在衆議院這個「衙門」，經費充足，不但不欠薪，而且額外加班，常有津貼；這天就是吳少霖奉派到天津去請幾位議員回京，出差旅費連津貼，弄了有一百多元的好處，所以打電話約這三個好朋友來「敘一敘」。已經叨擾了一頓，不好意思再讓他花「盤子錢」了。

吳少霖心想，這樣子「不歡而散」，有違聯誼的初意；反正是「外快」，不如痛痛快快的花一花，也是一樂。

於是，霍地站起身來，「走吧！」他說：「逛胡同去！」

喚了跑堂來結帳，一共三塊八毛；吳少霖給了四張鹽業銀行簇新的一元鈔票，揮揮手示意，不用找了。

「謝謝您哪，吳二爺！」跑堂單腿着地「打」了個「扞」；起身向外猛喝一聲：「外賞！」

語音未落，裏裏外外同聲答應：「謝——。」

「有好幾個月沒有聽這一聲兒了！」在教育部當科員的楊仲海笑着說；不過笑得有點淒涼。同是作客的單震與劉一鶴，亦有同感；一個在陸軍部，一個在司法部，都是窮衙門，一夏天沒有上過館子，所以聽不到這一呼百諾的一聲「謝」。

吳少霖當然很得意。肅客前行，自己跟在後面，故意將距離拉長一點；一路行去，穿藍布大褂，肩上搭一塊手巾的跑堂，無不站住腳，哈着腰，含笑招呼：「慢走！」

洋車在觀音寺街東口停下來，往西南走，就是「八大胡同」。

八大胡同又稱「八埠」。是那八條胡同？說法不一；但石頭胡同、陝西巷、韓家潭、百順胡同、胭脂胡同、王廣福斜街，是一定有的——清朝禁官吏宿娼，不禁狎優；因而梨園興起，男色大行，文人筆下，稱之爲「明僮」；一般人叫他們「像姑」，意思是「像個姑娘」；有的像姑不愛聽這兩個字，於是用諧音稱之爲「相公」；至於市井中人，就毫不客氣地直呼爲「鬼子」了。像姑的寓所，名爲「下處」，集中之地便是「八大胡同」；而以陝西巷，韓家潭爲最盛。每家門前都有塊小金字招牌，上書堂名，「春福堂」、「盛安堂」等等，或者再加姓氏於堂名之下。大門裏面，懸一盞明角大燈籠；這是有別於妓院的一個標誌。

到了「老佛爺」掌權，不大講究基層「綱紀」，大小官員，只要不造反，愛幹什麼幹什麼，

## • 同胡大八 •

所以逛窑子的風氣漸漸流行。同時有些潔身自好的伶人，尤其是旦角以外的各行，覺得「出條子」上對不起祖宗，下對不起兒孫；最委屈的是，見了窑姐兒得請安，叫「姑娘」或者「姑姑」，倘或禮數有虧，有那兇悍的窑姐兒，一聲：「兔兒崽子！見了姑娘大刺刺地，你要造反吶！」這張臉往那裏擺。所以擺脫副業，力爭上游；八大胡同漸漸不與「老斗」——小旦的恩客——這個名稱了。

代「下處」而起的是，作為窑子別稱的「小班」。歌妓本來集中在內城口袋底磚塔胡同一帶；庚子之亂，天翻地覆，野鷺流鶯，劫後重來，看到八大胡同好些精緻的下處，「兔去堂空」，正好作為小班。類聚過多，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級，頂頂上等的只有兩家，稱為「清吟小班」；意思是「賣嘴不賣身」；其次才是小班；再次是茶室；末等稱為下處。到得清末民初，八大胡同又是一番滄桑了。兩家清吟小班，摘牌歇業，小班躍為頭等；茶室與下處，水漲船高也升了級。不過最大的變遷，還是南朝金粉壓倒了北地胭脂。本來石頭胡同、陝西巷、韓家潭、百順胡同這四條最大的胡同，是「本幫」與「旗幫」的天下，「蘇幫」、「揚幫」以及其他各省總稱的「外江幫」，只能侷處在李鐵拐斜街等地的曲徑小巷；只以姑蘇女兒，膚柔如水，聲美於鶯，加以應酬功夫高人一等；起居飲食，樣樣精緻，北幫相形見绌，以致南風西競，北妓東撤，韓家潭、陝西巷、百順胡同逐漸淪失，如今連石頭胡同也怕保守不住了。

四個人一路逛到石頭胡同北口，吳少霖站住腳說：「不是我小氣捨不得花錢；小班都出條子

到甘石橋、長安飯店那些地方去了。不如二等倒還有人可挑。而且，」他又看着劉一鶴笑道：「一鶴兄寶眷不在京裏，孤陽獨亢；如果想作一飛冲天之計，也比小班乾脆得多。」

「罷了，罷了！」劉一鶴自嘲地笑着，「窮氣未退，豈能色星高照？」

「有我！」吳少霖拍拍他的肩；又問：「如何？」

「反正走馬看花，無所謂。」

楊仲海對「逛胡同」也很內行；接着單震的話說：「逛二等就該往南走；由石頭胡同轉到王廣福斜街，那裏有幾家不錯。」

於是吳少霖帶頭，折往石頭胡同；一眼望去，昏黃的燈暈加上小吃攤子揭鍋蓋冒出來的熱汽，一片霧濛濛中，幢幢人影，隨處流連；四個人不由得都把腳步放慢了。

到達一家叫做蘭柱堂的門口，突然有人大吼一聲——名符其實的吼；發音是個「候」字，通知樓上樓下，前後各屋中待客的姑娘，有機會被挑中。

原來茶室的規矩，生客上門，先引入堂屋；然後，指名地點，沒有客人的姑娘，便須赴選，一個個搔首弄姿地在客人面前走過，茶壺便在旁邊報明花名。挑中何人，指出名字，便讓到這個姑娘的屋子裏去「打茶圍」；倘或全不當意，不妨揚長而去，不費分文。

吳少霖選中的姑娘叫翠玉。於是客人都讓到翠玉屋子裏，卸了馬褂坐定，老媽子獻茶，翠玉一一應酬，最後到了主人面前；吳少霖拉着她的手說：「我好像在那兒看見過你。」「我也覺得

在那兒見過二爺。」翠玉問道：「二爺招呼過小阿鳳？」

吳少霖嚇了一跳！聽她的口氣跟小阿鳳是手帕交，來頭可是不小。但怕是別有其人，便即問說：「你是說，嫁王總長的小阿鳳？」

「那還有第二個小阿鳳？」

果然不錯！吳少霖不由得將她重新打量了一番，看不出她跟小阿鳳真的是同等人物，還是借此往自己臉上貼金？

「我第一次見小阿鳳，她已經是王總長的如夫人了。」他接着便問：「你們是一起在顧太太那裏的姐妹？」

「顧太太不就是王逸塘的繼配嗎？」劉一鶴插嘴問說。

問題都集中在翠玉身上；而對這些問題有興趣的，也還有楊仲海和單震。因為他們曾從報上看過一則不承認繼母的啓事；而刊登這則啓事的人，正是「安福系」首腦之一，別號逸塘的王揖唐的子女。

於是在衆目所視之下的翠玉，娓娓談起往事——當然王揖唐與安福系的一切，他是不會知道的。

王揖唐是安徽合肥人，兩榜進士出身、又到日本留學，先是習武，只爲受不了「三操兩講堂」之苦，改學法政；回國以後，由於「北洋三傑龍虎狗」之虎段祺瑞是小同鄉，便在段祺瑞那裏

做了一名「執事官」。

民國誕生，政黨林立；王揖唐發現了一條升官發財、名利雙收的捷徑，就是收買議員，包辦選舉，從袁世凱到黎元洪，一直有他在議會興風作浪。民國六年夏天，黎元洪受「辦帥」張勳脅迫，解散了國會；及至「辦帥」入京，搞出一場復辟的把戲，黎元洪辭職，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，段祺瑞當了國務總理。這時，王揖唐又看出一個發大財的苗頭來了。

原來民國二年，北洋政府的國會成立，袁世凱在這年十月十日就任正式大總統，任期五年，到民國七年雙十節屆滿。袁世凱稱帝，八十三天的春夢醒時，大限亦至，黎元洪以副總統接位，以至此番辭職再由民國五年補選出來的副總統馮國璋代理，事實上都是享的袁世凱無福享受的五年任期。到明年秋天，非改選不可。

可是國會已經被黎元洪解散了，看不慣北京烏煙瘴氣的議員，紛紛南下；集中在青天白日、氣象一新的廣州，為護法而奮鬥。如今要選下任總統，當然以召回被解散的議員，重開國會，才是正辦。那知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，表示反對。

此人就是保皇黨的鉅頭，馬廠復辟的元勳，段內閣的財政總長梁啟超。

他反對恢復舊國會的理由有兩個。一個是說，各省督軍蓄意要破壞國會，辦帥張勳雖已無能為力，其餘的督軍未動，如果恢復舊國會，他們仍舊要反對；大局會發生動盪。

再一個理由是，即使疏通各方，使得督軍團不反對舊國會；但一定要求保證，舊國會重開，

必須制訂一部憲法。這又有誰敢保證、誰能保證？因此，他主張組織臨時參議院，來改組國會。其實，他是存着私心；因為他的黨派——研究系，在舊國會中的勢力不大；希望趁改組的機會，能够多弄幾名議員出來。

可是，梁啟超畢竟是還帶着些書生味道的君子；這套把戲搞不過王揖唐。當南北各方，函電紛馳，還在爲這個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時，他已經悄悄與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將，外號「小扇子」的徐樹錚商量妥當；聯絡福建的政客曾雲霄、梁衆異，在宣武門內安福胡同，組織了一個安福俱樂部，以「買魚」爲隱語，招兵買馬；因而王揖唐得了個外號，叫做「魚行老板」。

安福雖以胡同爲名，其實已標榜得很清楚，是安徽、福建政客的大結合。其時「北洋三傑」中的「虎」與「狗」——段祺瑞與馮國璋，意見不合；段祺瑞已辭去國務總理，改由一「龍」王士珍組閣。這個內閣，當然是過渡內閣；因爲若非王士珍，任何人來組閣都會遭遇段系的杯葛。段祺瑞雖已下野，却是安福俱樂部主持人心目中的下一任總統。在徐樹錚的籌劃之下，段祺瑞與「關外王」張作霖取得了聯繫；奉軍兵精糧足，馮國璋不能不忌憚三分，於是民國七年三月間，又把段祺瑞請回去當國務總理。

其時臨時參議院已在上年十一月間成立；王揖唐早着先鞭，所以新國會議員選舉，安福系占三百三十席之多，成了第一大黨；其次是「財神」梁士詒的交通系，得一百二十席；而另一梁的研究系，只有二十多人當選。



這一來，段祺瑞好像當定了大總統了，如果他當大總統，預定選張作霖作副總統；組閣自非徐樹錚莫屬。衆參兩院議長，當然順理成章地由王揖唐、梁士詒擔任。

一切都說好了，不過馮國璋提出反對。他本來有戀棧之心，看到新國會操縱在安福系手裏，料知無望；退而求其次，不願昔日同袍，今日政敵的段祺瑞快意。結果鷸蚌相爭，便宜了「東海」漁翁的徐世昌，得以脫穎而出。不過也花了好幾百萬；安福俱樂部中，僅是王揖唐一個人就發了七十萬的財。

就在他這最得意的時候，認識了「顧太太」——那是仿照清朝初年，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顧眉生，嫁了落水名士龔芝麓以後的稱呼。顧太太本來是人家的童養媳，不曾圓房，死了丈夫；聽說婆婆要把她賣入妓院，一逃逃到上海，傭工爲生。她婆婆追到上海找着了，她，虧得親戚調解，獻出微薄的積蓄，還了她自由之身。

這時的顧太太不過廿一、二歲，四顧茫茫，迫不得已走了一條邪路；但她很有打算，自己並不下水，刻苦攢錢，買了個雛妓折向妓院，自己名爲「娘姨」，實同鴛兒，這在上海妓院中，有個專門名詞，叫做「帶檔娘姨」。

其時北京的國會議員，號稱「八百羅漢」，有閒又有錢，八大胡同的花事正盛；顧太太遷地爲良，託足韓家潭，以一朶奇葩小阿鳳作號召。不想王揖唐倒唸了「雛鳳清於老鳳聲」這句詩；情有獨鍾在這個「帶檔娘姨」身上。